

# 从汉藏同源词论古韵歌部与微部的关系\*

郑伟

[提要] 先秦古韵在脂微分部的前提下,韵文、异文、谐声、通假等诸多文献资料显示歌月元部与微物文部两类有所纠葛。通过全面考察歌微二部字的汉藏同源词例,文章认为汉藏语比较的证据可以支持学界对歌微二部语音相关的既有观察,同时亦可看出对歌、微再分部并构拟 -a/-o/-e、-u/-ə 不同系列的主元音及 -r/-l 韵尾的必要性。

[关键词] 先秦古韵 歌部 微部 汉藏同源词 再分部

## 一 已有研究回顾

清代古音学家在古韵分部上的成绩,如顾炎武十部、江永十三部、段玉裁十七部、戴震二十五部、孔广森十九部、王念孙二十一(或二十二)部<sup>①</sup>、江有诰二十一部等,充分体现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特点。王念孙承接段玉裁主张之余绪,明确分出至、祭二部。其后的传统古音学家大都将祭部独立对待,且与歌部无涉。

清代古音学殿军章太炎(2003:11、17-18)提出古韵二十三部,将脂、队二部作为淳部的阴声韵部,可以视作脂、微分部的先声。章氏又提出“至、脂”“脂、对”“脂、歌”几条旁转例以证成其说。黄侃(1964:87-90)则在此基础上,“复益以戴(震)君所明,成为二十八部”,其中阴声八部、阳声十部,入声十部。黄氏所列“灰(合洪)依撮合。今韵灰是本韵痕(开合洪)恩撮开、合。今韵痕、魂是本韵没(合洪)乾撮合。今韵没是本韵”三部,约略等于后来所说的微文物部<sup>②</sup>。

王力(1937:528-534)专辟“脂微分部的理由”一章,条分缕析地指出先秦脂部与微部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南各民族及‘一带一路’邻国语言文字中汉字音的数字化整理与研究(18ZDA296)”的阶段性成果。承蒙《民族语文》编辑部和审稿专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若有任何疏误,责任在于作者。

为方便行文,文中以 OC、WT、OT、WB、T 分别代表上古汉语(Old Chinese)、书面藏语(Written Tibetan)、古藏语(Old Tibetan)拟音、书面缅甸语(Written Burmese)和西夏语拟音(唐古特语/党项语, Tangut)。龚煌城先生提出的歌微部汉藏同源词有 110 余例(郑伟 2010),部分同源词还列有缅文的读音(或者只有缅文的同源词)。本文限于篇幅,未能全列,只选取部分作为代表。如无特别说明,所涉上古、中古音均沿用李方桂(1971)的拟音系统,原始藏缅甸语(PTB)、原始汉藏语(PST)的拟音主要参考龚煌城(Gong 1995, 2003),藏文的转写系统也沿用龚先生各文的习惯。其中,上古汉语、原始汉藏语的拟音加星号,中古汉语拟音则不加星号。另外,龚煌城先生多篇文章所列藏缅甸语词的义项为英文,今译作中文。

<sup>①</sup> 近来赵永磊(2022:118-127)就王念孙古韵分部学说之演进及其与段玉裁等学术交往等问题多有讨论,也指出了王氏“至、祭、缉、盍四部独立说源于《六书音均表》”。

<sup>②</sup> 至于其差别,如王力(1937:528)所说:“黄侃的没部,表面上是等于章氏的队部,实际上不很相同,就因为黄氏的没部里不收‘畏’声、‘鬼’声、‘虫’声、‘贵’声、‘弁’声、‘衰’声、‘白’声、‘佳’声的字,‘薰’的字而把它们归入灰部(即脂部)里。”

应予区分的理由。从其所提出的脂微分部的三条标准，便可看出这两个先秦韵部各自独立的必要之处，“(甲)《广韵》的齐韵字，属于江有诰的脂部者，今仍认为脂部。(乙)《广韵》的微、灰、咍三韵字，属于江有诰的脂部者，今改称微部。(丙)《广韵》的脂、皆两韵为上古脂微两部杂居之地：脂、皆的开口呼在上古属脂部；脂、皆的合口呼在上古属微部”（王力 1937:529）。董同龢（[1944]1948:70）稍有修正，指出“不能说脂皆的开口字全属脂部而合口字全属微部。事实上脂皆两韵的确是上古脂微两部的杂居之地，它们的开口音与合口音之同时兼有脂微两部之字”。至此，脂微分部终成定谳。

高本汉（Karlgren 1933）指出脂微歌三部在中古属带元音韵尾或零韵尾的阴声韵，但在上古却跟来自中古收 *-n* 尾的真文元部有着密切关系，由此提出为先秦脂微歌三部构拟流音韵尾 *-r* 的设想。陆志韦（1947:102）整理先秦韵文，发现不少歌部与脂微部通叶的例子，而且“这一类的例子在《老》、《庄》、屈、宋的方言里特多。周朝的歌部字至少在某种方言一定收 *-d*。要不然，脂部、祭部字在那种方言里已经失去了 *-d*。后面的一种猜想断不可能。”王力（1957:118）将脂、微、歌部分别拟作 \**-ei*、\**-oi*、\**-a*<sup>①</sup>。藤堂明保（1957:136）则接受了高本汉为这三个韵部构拟流音韵尾的主张。龚煌城（1993:12）提出了韵文通叶（如“遗摧敦”《诗·邶风·北门》）、文字声类（如“焯许归切軍举云切”）、文字重文（如“螭力速切”或作“螭郎计切”）、经传异文（如“运王问切”或作“违雨非切”）、传注读若（如“匪府尾切”读若“分府文切”）、语言变迁（如“飞甫微切”之与“奋方问切”）等内部证据，而龚煌城（2003:212-213）则更侧重汉藏比较的证据。

讨论先秦歌部与微部的关系，应分作两步来看。首先是脂微分部的必要性，然后才是脂或微部与歌部为何种关系。脂或微部与歌部的关系，则不止关涉音类，还关系到音值的拟测。上古韵部的划定，自顾炎武明确提出“离析唐韵”的分析方法以来，便多少都会参考中古韵类的特点。比如中古入声韵尾有 *-p*、*-t*、*-k* 三类，上古音阶段按理也应有这组韵尾。但在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的韵尾，则需要用先秦时期的语言材料加以检视。本文所论的歌、脂、微部的上古音值，恰恰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韵部。

李方桂（1971）、龚煌城（Gong 1980）都采用 /*a i u ə*/ 四元音体系，与白一平（[1992]2020）、郑张尚芳（2003）的 /*a i u e o u*/ 六元音体系有别。大致来说，就阴声韵部而言，四元音体系的 *-i* 包含了六元音体系的 *-i*（脂）和 *-e*（支），四元音体系的 *-ə*、*-u* 相当于六元音体系的 *-u*（之）、*-o*（侯），四元音体系的 *-ia*、*-ua* 相当于六元音体系的 *-e*（歌<sub>2</sub>）、*-o*（歌<sub>3</sub>）。至于郑张尚芳（2003:238-242）等为所谓“乙类”韵部拟测的 \**-l* 尾，高本汉（Karlgren 1940:20-27）、李方桂（1971:36-40）等则拟作 \**-r*，白一平（[1992]2020:323-328）等拟作 \**-j*。

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参考龚煌城（Gong 1995；龚煌城 2003，2010）在汉藏同源词例的确立、原始汉藏语系韵母系统到上古汉语、藏缅语的韵母演变规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说明歌、微二部在主元音的表现上，比较支持再分部（即歌微部不仅仅只有主元音为 [a] 的上古来源）的分类及拟音方案。

## 二 从汉藏同源词的元音对应看歌部与微部的关系

汉藏比较语言学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可以提供有益的补充。就先秦歌微部的关系而

<sup>①</sup> 王力（1964:54-55，1982:392、402、404-407）都曾提及先秦歌部与微部的分合关系。

言，汉藏同源词方面有不少例证值得参考。接下来分类讨论。

(一) 从汉藏语比较看先秦歌元月部字

1. 上古歌部字与藏文的对应

从汉藏语比较看，上古歌部字主要与藏文的 -a/-al/-ar/-an 和缅文的 -ay 形成语音对应，如：

- (1) 波 \*pad; WT dba “波浪”
- (2) 幡 \*bar/\*par; PTB \*pwar “白色” (Benedict 1972:172)
- (3) 披 \*phrjal, 离 \*rjal; WT 'bral “分开”, 'phral “分开”, ral “裂缝, 破碎的”;  
WB prây “打开, 拉开, 使裂开”, prâ “分成几块”, phra “分成几块”
- (4) 疲 \*brjal, 罢 \*brjal; WT 'o-brgyal “疲劳的, 疲倦, 筋疲力尽”, brgyal “昏倒”
- (5) 罗 \*rad; WT dra “网、网罗”
- (6) 移 \*rar; WB lây “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上古歌部字也与藏文的 -o/-ol/-od 对应，并演变为中古的合口韵字，例如：

- (7) 唾 \*thuads; WT tho-le 'debs-pa “吐吐沫”
- (8) 坐 \*dzuadx; WT sdod “坐”
- (9) 伪 \*ngwjats; WT rngod “欺骗”
- (10) 垂 \*gljual; WT 'jol<\*'lyol “垂下”; WB lway “悬挂”

按照上述汉藏同源词所体现的对应，从上古歌部到中古各韵类的演变关系及其在原始汉藏语中的读音可描述如下：

表1 歌部字从上古到中古的音韵演变及其与藏文、原始汉藏语的音韵对应<sup>①</sup>

上古歌部	中古韵类	藏文韵母	原始汉藏语韵母	
*-ar	一等韵	歌 -â	-a/-ay/-al/-an	*-al 河荷   *-ad 多罗
*-war		戈 -uâ	-a/-ay/-ar	*-ad 波螺簸   *-uad 唾   *-ar 播幡
*-rar	二等韵	麻 -a	-al	*-al 加
*-wrar		麻 -wa	—	—
*-jar	三等韵	麻 -ja	—	—
*-jiar		支 -jê	-al/-ay/-ar	*-ad 移   *-jad 彫篱   *-jal 披疲
*-wjar		支 -jwê	-ol/-od	*-jual 垂   *-jat 伪

2. 上古元部字与藏文的语音对应

上古元部字与藏文的语音对应主要有三类情形：1) 与藏文的 -al/-ar/-an/-a、缅文的 -ay 等韵母对应；2) 与藏文的 -ol/-on/-or 等韵母对应；3) 少数与藏文 -in/-el/-er 等韵母对应。

1) 上古元部字与藏文的 -al/-ar/-an/-a 等对应

此类汉藏同源词，例如：

- (11) 板版 \*pranx “平板, 木板”; WT 'phar<\*'phrar “木板, 扁平的板”;  
WB prâ “扁的, 平的”
- (12) 偏 \*phjan “偏向一边, 一边”; WT phal “走到一旁, 让路”; WB phay “闪开,

<sup>①</sup> 表格中加横线部分，表示无合适的形式可以比较，下文同此。

除去”，pay “放到一边”

(13) 瘴疹 \*tar, 殫\*tan, 憚\*dans/\*tar; WT ldar “疲惫的”

(14) 餐 \*tshan; WT `tshal “吃, 食物”, tshal-ma “早餐”; WB ca “食物”, câ “吃”

(15) 干 \*kan, 扞捍 \*gans; WT `gal “违反, 冒犯”; WB ka “盾牌”

(16) 联连 \*grjan<sup>①</sup>; WT gral “排, 系列, 类别”

2) 上古元部字与藏文的 -ol/-on/-or 等韵母对应

此类汉藏同源词, 例如:

(17) 信 \*kwan(s); WT khol-po “仆人, 男仆”, khol-mo “使女”, `khol、bkol 完成体 “使用仆人”

(18) 缓 \*guanx, 緦 \*guan; WT `gor “逗留, 徘徊”

(19) 算算 \*suanx/\*suans); WT gśor “计算, 测量”

(20) 圆 \*gwrjan; WT gor<\*gror “圆的, 圆形”, sgor-mo “圆的, 圆形, 圆盘, 圆球”

(21) 钻 \*tsuan; WT mtshon “某种打钻或切割的工具”

(22) 卵 \*ruanx; WT sro-ma “虱子的虫卵, 小虱子”

3) 少数上古元部字与藏文的 -in/-el/-er 等韵母对应

此类汉藏同源词, 例如:

(23) 遍徧 \*pians; WT spel-pa “扩展, 传播”, `phel-ba<\*phels “增加, 扩大”

(24) 产 \*srianx; WT srel “抚养, 养育”

(25) 霰霰 \*sians<sup>②</sup>; WT ser-ba “冰雹”

(26) 怜 \*drin>rin; WT drin “善良, 喜爱, 优美”

龚煌城(2010:216)总结歌部与元部字的先秦读音时,曾审慎地说:“上古元部字(\*-an),不管是来自原始汉藏语 \*-al 或 \*-ar 或 \*-an,一律构拟为 \*-an,最有利于汉藏语的比较研究。至于歌部字则可能有三种来源,\*-al、\*-ar 或 \*-ad,我们仍然无法做全面性的构拟,无法给所有的上古这三部字做正确的构拟。”我们将上古元部字的演变规律总结如下:

表2 元部字从上古到中古的音韵演变及其与藏文、原始汉藏语的音韵对应

上古元部	中古韵类		藏文韵母	原始汉藏语韵母
*-an	一等韵	寒 -ân	-al/-ar/-an/-a	*-al 炭肝干扞捍斟餐   *-an 残干旱   *-ar 瘴丹竿难
*-uan		桓 -uân	-ar/-an/-ol/-or/-on/-o/-ong	*-ar 半   *-uar 缓緦算(筭)   *-al 信涓   *-jangw 垣   *-uan 钻
*-ran	二等韵	删 -an	-ar	*-ar 板(版)
*-wran		删 -wan	—	—
*-rian		山 -ân	-el	*-ial 产
*-wrian		山 -wân	—	—
*-jian	三等韵	仙 -jân	-al/-ar/-an	*-jal 偏连(联)展   *-jar 缠颤鲜旃   *-jan 缮
*-wjian		仙 -jwân	-or	—

① 龚煌城(1994:83、87)同一篇文章有“联连” \*gljan、“联” \*grjan 两种不同的构拟。

② 龚煌城(1993:15)还为“霰”构拟了上古音 \*siar。

*-jan		元 -jen	-ar	*-jar 献
*-wjan		元 -jwen	-ar/-ol	*-jar 贩   *-jal 援
*-ian	四等韵	先 -ien	-el/-er/-in	*-ial 遍(徧)   *-iar 霰霰
*-wian		先 -iwen	—	—

## 3. 上古月部字与藏文的语音对应

月部是与歌部相应的入声，大部分与藏文的 -od 对应，还有小部分与藏文的 -ad 形成对应，例如：

(27) 绝 \*dzjuat, 鸬 \*tsjuat; WT chod < \*tshjod “割断, 剪断”, gcod-pa “切割, 斩断”

(28) 脱 \*thuāt/\*duāt, 蛻 \*g-luat > \*luat; WT lhod、lod、gold “松开, 放松”;

WB lwat “自由的”, hlwat “释放, 解放”, kjwat < klwat “使散乱”, khjwat < \*khlwat “释放, 解放”

(29) 越 \*gwrjat; WT 'grod “走过”, bgrod “走过, 穿过”

(30) 话 \*gwrads; WT gros “讲话, 建议”, gros gleng “商议, 谈话”, gros 'cham “言语一致”

(31) 杀 \*r-siat; WT gsod、bsad 完成体 “杀”; WB sat “杀”

(32) 八 \*priat; WT brgyad < \*bryad “八”

(33) 粃 \*brats > \*rats; WT 'bras “稻米”

(34) 舌 \*m-ljat > \*m-djat > \*djat; WT ltse < \*hljaj < \*hljad “舌头”; WB hlya “舌头”

至此，我们可以为汉语月部字<sup>①</sup>在原始汉藏语、上古汉语、古藏文之间建立如下的音韵对应规律：

表3 月部字从上古到中古的音韵演变及其与藏文、原始汉藏语的音韵对应

上古月部	中古韵类	藏文韵母	原始汉藏语韵母	
*-at	一等韵	曷 -ât	—	
*-uat		末 -uât	-od	*-uat 脱
*-rat	二等韵	辖 -at	—	
*-radh		黠 -ăt	-yad	*-iat 八
	三等韵	夬 -wai	-ros	*-ad 话
*-jat		月 -jet	—	—
		月 -jwæt	-od/-at	*-jat 越
		薛 -jät	-e/-ad	*-jat 舌 <sup>②</sup> 别
		薛 -jwät	-od	*-juat 绝(鸬)   *-uat 悦
*-jadh	祭 -jäi	-as	*-ad 粃 <sup>③</sup>	
*-iat	四等韵	屑 -iet	—	

<sup>①</sup> 李方桂(1971:38-40)所列的祭部实际上包括了郑张尚芳(2003)等学者分出的月部(只有入声)和祭部(有入声与阴声两类),亦即没有独立的月部。

<sup>②</sup> 龚煌城(2003:216)给“舌”构拟的PST韵母是\*-jat/d,意思是韵尾可能是-d或-t。

<sup>③</sup> “粃”字的PST韵母系暂时拟定的形式。

(二) 从汉藏语比较看先秦微文物部字

1. 上古微部字与藏文的语音对应

1) 绝大多数微部字与藏文的 -o 元音对应

龚煌城 (2010:210) 指出藏文的 -o 对应于汉语的 -wə, “原来藏语的 -o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原始汉藏语的 \*-wə 或 \*-wa”。例如<sup>①</sup>:

(35) 飞 \*pjəd, 翮翁 \*pjən, 奋 \*pjəns; WT 'phur “飞”

(36) 焯焯 \*s-khwrjəl > \*xwrjəl; WT khrol-khrol “明亮的, 闪亮的, 闪光的, 闪耀的”

(37) 归 \*kwjə, 回 \*gwər, 围 \*gwjəd; WT 'khor < OT 'khord < \*'khors “返回, 绕圈儿, 回家”, skor “围绕, 环绕, 返回, 回家”, sgor-mo “圆的, 圆形, 圆球”, skyor-ba “重复, 圈起, 栅栏”

(38) 违 \*gwjəd; WT 'gol “不赞成, 偏离, 犯错”

(39) 胃 \*grjəts; WT grod “腹部, 肚子”

龚煌城 (2010:210) 为“归”“飞”构拟的原始汉藏语的读音形式分别是 \*kwjər、\*pjur, 并认为“由这两个词形演变为上古汉语, 在汉语方面是发生了 \*-ur > \*-ər 的变化, 在藏语方面则发生了介音 (-j-) 的脱落以及 -wə- > -o- 的变化。这两种变化发生在所有的词汇, 不只是这两个词汇而已”。

2) 部分微部字与藏文的 -a/-as/-al/-ar 韵母对应

此类对应的同源词, 例如:

(40) 诹 \*pjədx, 非 \*pjəd; WT phyar-kha “责备, 侮辱, 冒犯”, 'phyā-ba “责备, 非难, 斥责”

(41) 几 \*kjədx; WT 'ga “某些, 一些, 几个”

(42) 类 \*ljəds; WT gras “类别, 次序, 族”

(43) 妥 \*hnərx, 绥 \*snjəd; WT rnal “休息, 冷静”; WB naC “中途休整”

3) 少数微部字与藏文的 -e/-es/-i 形成对应

此类对应的同源词, 例如:

(44) 饥 \*krjəd; WT bkres “饥饿的, 饥饿”

(45) 焜 \*smjədx; WT me < mye < smye “火”; WB mî “火, 亮光”; T. \*mji “火”

(46) 尾 \*mrjədx > \*mjədx; WB mrî “尾巴”

(47) 火 \*hmərx<sup>②</sup>; T. \*mæə “火”

(48) 水 \*hljədx; WT rtsi “容器中的液体”; WB reA < \*riy “水”

根据龚先生提出的汉藏同源词例, 可将微部字从上古到中古歌韵的对应、微部字与藏文及龚先生构拟的原始汉藏语形式列表如下:

<sup>①</sup> 另有之部合口的两例, 即: OC 友 \*gwrjəgx ~ WT grogs-po “朋友, 同伴”; OC 佑 \*gwrjəgs ~ WT grogs “助手”。龚煌城 (Gong 1995:82) 为它们构拟的 PST 韵母为 \*-jəg。在李方桂 (1971:28、35) 的上古音体系中, 之部与微部的主元音都是 -ə, 从汉藏同源词亦可见这两部之间的平行关系。

<sup>②</sup> 李方桂 (1971:36) 所举微部收 -r 的例字如: 火 \*hwərx (< \*hmərx?) > huâ, 蓑 \*sər > suâ, 蓊 \*lər > luâ, 缙 \*drjər > đwiě, 燬 \*hwjər (< \*hmjər?) > xjwě。龚煌城 (Gong 1995:44-45) 为“火”“焜”构拟的上古音分别是 \*smədx、\*smjədx。

表 4 微部字从上古到中古的音韵演变及其与藏文、原始汉藏语的音韵对应

上古微部	中古韵类		藏文韵母	原始汉藏语韵母 <sup>①</sup>
*-əd	一等韵	哈 -âi	—	—
*-wəd		灰 -uâi	—	—
*-wər		歌 -uâ	-al	*-əd 火
*-rəd	二等韵	皆 -ăi	—	—
*-wrəd		皆 -wăi	—	—
*-jiəd	三等韵	脂 -ji, -i	—	—
*-jəd		脂 -jwi	-al/-i	*-jud 水   *-jəd 类
*-jəd		微 -jěi	-a/-e/-i 辅文	*-jəd 焜尾几
*-jwəd		微 -jwěi	-ar/-or/-ol/-od	*-jur 飞   *-jəl 焜(辉)   *-jər 归   *-jət 胃

## 2. 上古文部字与藏文的语音对应

## 1) 上古文部字与藏文 -un/-ur/-ul 等对应

与微部不同的是，相应的文部有不少与藏文 -un/-ur/-ul 等韵母对应的同源词，例如：

- (49) 贫 \*bjən < \*dbjən; WT dbul < \*dbjul “贫穷的，贫穷”  
 (50) 粪 \*pjəns; WT brun “秽物，排泄物”  
 (51) 尘 \*drjən; WT rdul “灰尘”  
 (52) 尊 \*tsən; WT btsun “尊敬的，高贵的，尊贵的”  
 (53) 頤 \*kənx; WT 'gul、mgul、mgur “脖子，喉咙”  
 (54) 银 \*ngjən < \*dngjən; WT dngul < \*dngjul “银，钱”

## 2) 上古文部字与藏文 -en/-er/-an 对应

与微部类似，有少数文部字与藏文 -en/-er/-an 对应的同源词，例如：

- (55) 谨 \*grjəns; WT bkren “可怜的，饥饿的”  
 (56) 铄 \*sjənx; WT gser “金子”  
 (57) 闻 \*mjən; WT mnyan-pa、nyan-pa “听见，听”

## 3. 上古物部字与藏文的语音对应

与文部相应的入声物部与藏文的 -od/-ud 形成对应，例如：

- (58) 掘 \*gwjət; WT rkod、rko “挖掘，掘出”  
 (59) 缀 \*rtjuat(s)，赘 \*tjuats; WT rtod、gtod、btod “弄紧，固定”  
 (60) 卒 \*tsjət; WT sdud “关闭，终结，完成”

因为物部字所涉汉藏同源词例较少，故而将物、文二部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规律列在同一张表格中，以便比较：

表 5 文物部字从上古到中古的音韵演变及其与藏文、原始汉藏语的音韵对应

上古文部	中古韵类		藏文	原始汉藏语韵母
*-ən	一等韵	痕 -ən	-ul	*-ul 根頤钝

<sup>①</sup> 龚煌城 (Gong 1995:46、69) 为同个“归”字所拟的 PST 形式不一致，分别是 \*-wə、\*-jər。撇开开口及三等韵等问题不论，两种拟音方案的区别实际上在于要不要为该类字的 PST 韵母构拟 -r 韵尾。

*-wən		魂 -uən	-un/-an	*-un 奔昏(昏)尊   *-ən 孙
*-rən	二等韵	山 -ǎn	—	—
*-wrən		山 -wǎn	—	—
*-jiən	三等韵	真 -jiĕn	-ul	*-jul 贫闽尘银顺
*-jən		淳 -juĕn	-ul	
*-jən		欣 -jən	—	—
*-wj(i)ən		文 -juən	-ul/-en/-an	*-jul 分郡训   *-jur 粉奋   *-jər 焚   *-jun 粪   *-jən 谨
*-iən	四等韵	先 -ien	-er	*-iər 铎
上古物部	中古韵类		藏文韵母	原始汉藏语韵母
*-ət	一等韵	曷 -ət	—	—
*-(w)ət		没 -uət	-ud	*-jut 卒
*-rət	二等韵	黠 -ät	—	—
*-rwət		黠 -wät	—	—
*-jət	三等韵	物 -jət	—	—
*-jət		物 -juət	-od	*-juat 缀   *-jəd 掘
*-jət		术 -juĕt	—	—
*-iət	四等韵	屑 -iet	—	—
*-wiət		屑 -iwet	—	—

### 三 余论与结语

1942年发现的湖南长沙子弹库帛书上有紧接着“女”字的字形，该字的构件不易辨识。从该帛书所涉伏羲传说来看，很可能是女媧的“媧”字。李学勤先生（2006:170）认为该字即为“𡗗”（即“圣”，《说文》“从土从又，读若兔窟”），声符为“出”，上古归物部，“女媧的‘媧’字从‘𡗗’声，‘𡗗’从‘𠃉’声，都是见母歌部字，但同样从‘𠃉’声的‘骨’却是见母物部字，这是因为歌月对转，月物又旁转。王力先生曾详论‘搯’‘掘’两字的关系，实际‘掘’字有月部、物部两读，正是旁转的佳例”。

白一平（[1992]2020:464-465）将传统歌、月（祭）、元部作了再分类，将其上古音拟作三套：歌<sub>1</sub>\*-aj、月<sub>1</sub>（祭<sub>1</sub>）\*-at(s)、元<sub>1</sub>\*-an；歌<sub>2</sub>\*-ej、月<sub>2</sub>（祭<sub>2</sub>）\*-et(s)、元<sub>2</sub>\*-en；歌<sub>3</sub>\*-oj、月<sub>3</sub>（祭<sub>3</sub>）\*-ot(s)、元<sub>3</sub>\*-on。至于传统微、物、文部，该书则将其分作两套：微<sub>1</sub>\*-ij、物<sub>1</sub>\*-it、文<sub>1</sub>\*-in；微<sub>2</sub>\*-uj、物<sub>2</sub>\*-ut、文<sub>2</sub>\*-un。郑张尚芳（2003）也有类似的看法，只是音值构拟稍有小异（如歌微部的韵尾拟作\*-l，微物文部主元音拟作\*-ə）。

为歌、微两部构拟主元音 -o、-u，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传统歌部与微部的密切关系。白一平（[1992]2020:467）说：“以董同龢（[1944]1948:106）的研究为基础，李方桂将一些传统的微部字构拟为 \*-ər，尽管其中有些中古语音形式为 -(w)a 或者 -j(w)e 的来自上古歌部的字。一些例字似乎显示出 \*-oj（引者按：即歌<sub>3</sub>）与微部的 \*-uj（引者按：即微<sub>2</sub>）存在某种联系（与前文提到的 \*-ot(s) 与 \*-ut(s) 间的联系相平行）。”白一平（[1992]2020:



468-469)所举的例字,包括: \*-oj类(“妥”)、\*-uj类(“绥馁”); \*-aj类(“蚁”)、\*-ij类(“螳螂,见于《楚辞》”); \*-aj类(“燬”)、\*-ij类(“焜”)。至于“火”字的读音演变 \*hmajʔ < \*hmijʔ,白氏认为“这样的混淆发生在 \*-waj < \*-oj 和 \*-wij < \*-uj 中,这就解释了 \*-oj 和 \*-uj 之间的一些明显的接触。不过奇怪的是,所有显示 \*-aj 和 \*-ij 有联系的例字都是上声字。注意到这种联系一般发生在 \*-oj 和 \*-uj、\*-aj 和 \*-ij 之间,即传统韵部歌部之间,这便支持了同样的韵尾(\*-j)包含在这些韵部内的假设。”

再回到龚煌城先生所提出的数百条汉藏同源词,从上文所引歌月元及微物文两类韵部的藏(缅)文对应词来看,撇开少数的同源词而只看主流对应的话,可归纳如下: -al/-ar(歌部)、-od(月部)、-ar/-al/-an/-or/-ol(元部); -or/-ol/-od(微部)、-od/-ud(物部)、-ul/-un(文部)。其中歌元部主要与藏文的 -a/-o 两个元音形成对应,元部也有少数与藏文 -e 相对应;微物文部则主要与 -u/-o 两个元音形成对应。

王力(1957)在确立上古韵部的类别及音值时,主张每个韵部只有一种主元音(如鱼部为 \*-a、侯部为 \*-o)。高本汉(Karlgren 1940)、董同龢([1944]1948)为同一个韵部构拟的主元音都不止一种,但在系统性和解释力方面较为不足。本文的论述表明,古藏文的 -o 与先秦汉语的韵部有着不止一种的对应。当然古藏文的形式未必可以完全代表原始汉藏语,但其与上古歌微部的多重对应,也是事实。如果原始汉藏语的歌微部字仅有一种主元音,光凭介音 -w-、-u- 之类的分别,很难想象从原始汉藏语到古藏文,会形成“一”(一个主元音)到“多”(多个主元音)的音韵演变,因为我们无法找出其读音分化的条件。职是之故,应该假设从原始汉藏语到古藏文、上古汉语的音韵演变,属于从“多”到“多”,才更符合常理。这些支持歌微部再分部及其流音韵尾拟测的积极证据,应予以特别的重视。

## 参考文献

- 白一平.[1992]2020.《汉语上古音手册》,龚群虎、陈鹏、翁琳佳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董同龢.[1944]1948.《上古音韵表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8本。
- 龚煌城.1993.《从汉、藏的比较看汉语上古音流音韵尾的拟测》,载台湾省西藏研究委员会编《西藏研究论文集》(第4期)第1-18页,台北:西藏研究委员会。
- 龚煌城.1994.《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若干声母的拟测》,载台湾省声韵学学会等编《声韵论丛》(第1辑)第73-96页,台北:学生书局。
- 龚煌城.2003.《从原始汉藏语到上古汉语以及原始藏缅语的韵母演变》,载何大安主编《古今通塞:汉语的历史与发展》第187-224页,台北:“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 龚煌城.2010.《汉藏比较语言学中的几个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1本1分。
- 黄侃.1964.《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
-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华学报》新9卷第1-2期。
- 李学勤.2006.《释楚帛书中的女媧》,载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3期)第169-170页,长沙:岳麓书社。
- 陆志韦.1947.《古音说略》,北平:哈佛燕京学社。
- 王力.1937.《上古韵母系统研究》,《清华学报》12卷3期。
- 王力.1957.《汉语史稿》(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

- 王 力. 1964. 《先秦古韵拟测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第 5 期.
- 王 力. 1982. 《同源字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章太炎. 2003. 《国故论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赵永磊. 2022. 《王念孙古韵分部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郑 伟. 2010. 《龚煌城先生汉藏同源词表》, 载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 E-研究院、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编《东方语言学》(第 8 辑) 第 141-159 页,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郑张尚芳. 2003. 《上古音系》,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藤堂明保. 1957. 《中國語音韻論》, 東京: 江南書院.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Benedict, Paul.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rlgren, Bernhard. 1933.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5: 9-120.
- Karlgren, Bernhard. 1940. Grammta Seric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2: 1-471.
- Gong, Hwang-cherng. 198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1(3): 455-490.
- Gong, Hwang-cherng.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In William S-Y. Wang (ed.), *The Ancestry of Chinese Language*, pp. 41-9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e Phon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e* and *Wei* Rhyme Groups in Archaic Chinese

ZHENG Wei

**[Abstract]** It is evident that the *Ge* 歌/*Yue* 月/*Yuan* 元 rhyme group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ei* 微/*Wu* 物/*Wen* 文 rhyme groups in Archaic Chinese, revealed from rhyming patterns, character alternation, phonetic series, phonetic loans, etc. Through analyzing the corresponding cognate item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an proposed by the late Professor Gong Hwang-cherng, we confirm the concret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 and *Wei* rhyme groups as well as the necessity of their re-categorization and their main vowels reconstructed as -a/-o/-e and -u/-ə, respectively, and their ending reconstructed as a liquid -r or -l.

**[Keywords]** final system in Archaic Chinese *Ge* 歌 rhyme group *Wei* 微 rhyme group Sino-Tibetan cognates re-categorization of rhyme groups

(通信地址: 200030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